

读清华简第八册《治邦之道》札记二则^{*}

谭生力

(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)

提 要 清华简《治邦之道》中的“斲路室”，整理者认为“斲”读为“谨”或“瑾”，解释为清扫干净或者涂。我们结合相关材料认为“斲”当训为整饬、整治、治理。在明确“斲”字训释基础上，我们对驹父盨铭文中的“董夷俗”进行了重新释读。此外，结合上下文意及楚简已有读法来看，《治邦之道》中的“可士”应读为“奇士”。

关键词 清华简 治邦之道 斲 可士

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第八册于 2018 年 11 月公布，整理者对其进行了很好的释读。笔者在研读之余，略有一些心得，遂成小文，向各位专家同道请教。

1. 斲

《治邦之道》简 22 云：

斲(谨)迨(路)室，璽(掇)汜(圯)梁，塹(修)浴(谷)澆(滌)，斲(顺)舟航，则
徻(远)人至，商遯(旅)迺(通)，民有利。

整理者认为：“‘斲’读为‘谨’，《广韵》：‘洁也。’或说读为‘瑾’，《说文》：‘涂也。’路室，客舍。《周礼·遗人》：‘凡国野之道，十里有庐，庐有饮食，三十里有宿，宿有路室，路室有委。’贾疏：‘路室，候迎宾客之处。’”刘国忠(2018)认为：“‘斲路室’中的‘斲’

^{*}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“楚系形近字与同形字考辨”(18BYY137)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楚文字综合整理与楚文字学的构建”(18ZDA304)、山西师范大学优质课程项目“汉字与中华文化”(2018YZKC-23)的阶段性成果，暨山西省软科学一般项目“山西历史文化视域下的三晋文字资源开发、利用研究”(2018041021-5)、山西省委统战部智库项目“新时代背景下的山西文旅深度融合综合研究”(2019SXTYXZK10)、山西师范大学校级教学改革创新重点项目“师范类专业认证背景下的《现代汉语》课程教学改革研究”(2019JGXM-13)的阶段性成果。

可读‘谨’或‘瑾’,指清扫干净。”同时又指出:“‘摄汜梁^①,修谷滢,顺舟航,则远人至,商旅通’,都是围绕着要努力吸引商旅往来而刻意改善交通设施和住宿条件。摄训为整饬,汜梁指在一些水域上所修的桥梁。修谷滢,指疏通水道,以利于舟船的航行。”

从相关字形来看,整理者隶定为“𡔷”,确不可疑。楚文字中“堇”无论是作为单字还是构字部件,都较为常见。关于楚文字中“堇”的写法及形体发展演变问题,我们曾经有所梳理。通过比较可知,清华简《治邦之道》“𡔷”字所从堇旁发生讹变,和楚文字中的“黄”混同。楚文字中类似讹混现象较为常见,例如李天虹(2012:233)讨论过“违”“退”讹混问题;宋华强(2010:315)对户、肩相关问题有所探讨;凡国栋(2009)比较“穴”的写法与“去”上部“大”形的差别,认为楚简中这两个部件在某种程度上存在讹混现象。

我们认为,整理者将“𡔷路室”的“𡔷”读为“谨”或“瑾”有一定道理,但将“𡔷”理解为清扫干净或者涂,似有不确。从简文来看,“𡔷”和“𡔷”“𡔷”“𡔷”相呼应,都看作整饬、整治、治理之义较为确切。关于“𡔷(摄)𡔷(圯)梁”的解读,整理者将“𡔷”读为“摄”,训为整饬,确不可疑。“摄”有整顿、整饬之义。段玉裁(1998:597)说:“凡云摄者,皆有整饬之意。”《说文·土部》:“圯,东楚谓桥为圯。”“圯”表示桥见于文献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云:“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,有一老父,衣褐,至良所,直堕其履圯下,顾谓良曰:‘孺子,下取履!’”此“圯”即指桥。先秦时期,习用“梁”表示桥梁之义。《诗·大雅·大明》:“造舟为梁。”简文“𡔷(摄)𡔷(圯)梁”,可看作“圯”“梁”并举^②。“修谷滢”的“修”、“顺舟航”的“顺”,都应该看作整饬、整顿、治理之义,都是对交通道路的整饬、整顿、治理。“𡔷”字在以往公布的楚简材料中也曾出现,例如𡔷(包133)。此字尚有一异体字,写作𡔷(包135)。从简文来看,“𡔷”和客组成一词,当为官职名。陈伟(1996:123)认为“𡔷客”是与司法有关的官吏。虞万里(2009:47)怀疑“𡔷客”为当时负责谨戒之小吏。由此看来,“𡔷客”应该与司法有关,“𡔷”词义当与严禁、整顿、整饬、治理有关。结合相关材料来看,《治邦之道》中的“𡔷”也训为整顿、整理、治理较为恰当^③。

关于清华简《治邦之道》中“𡔷路室”的理解,又可参照《荀子》中相关语句。《荀子·王制》:“易道路,谨盗贼,平室律,以时顺修,使宾客安而货财通,治市之事也。”“易道路”,指修而平之。“谨盗贼”,指严禁盗贼,“谨”在这里理解为整顿、整饬、治理也可讲得通。谨的整顿、整饬、治理之义可看作在严禁之义基础上的再引申。“平室律”,学

① 按,刘国忠(2018)将其释为汜,在后来公布的清华简第八册中改释为圯。

② 关于桥梁问题,可以参阅丁媛(2013)、霍生玉(2016)。

③ 魏栋(2018)认为“谨路室”的大意应是修建侯迎宾客之舍,并谨慎、恭敬地招待宾客。

界对其理解存有一定争议,不过“室”一般看作“逆旅之室”或者“庐舍,如市楼、候馆之属”。郝懿行认为“室律”二字不成文理,疑“律”当为“肆”字之讹,“肆”谓“廛肆”。如此来看,“平室律”和“敷路室”在词义方面有相通之处。从《荀子·王制》相关语境来看,“易”“谨”“平”相对应,“平”当训为整顿、整饬、治理。上古汉语中,“平”正有此义,例如《公羊传·隐公元年》:“公将平国而返之桓。”“路室”其功用当与“传舍”“客馆”相似。

关于“传舍”“客馆”的功用,徐鸿修(2002:267)认为:“驿道沿线,还设有‘传舍’、‘客馆’,即供过客饮食、止宿,也供传马的换驾。古代驿道虽然主要供紧急军务政务利用,但一般政务和列国之间的交往通常也可利用,民间的运输和通商也间或用品。”鉴于此,“路室”使用的范围也应该包括民间、官方两个层面。

“敷路室”是为吸引商旅往来而改善住宿条件,其内容并不仅仅是指清扫干净或者涂,应该也涉及相关人员设置、规章制度等方面的问题,可能有专职人员管理。《管子·大匡》:“三十里置遽,有司职之。”楚简中有“驢”字,是“驢”字的异体,包山简中有“大驢尹师”,即管理“驢”的官。“驢”即驿站专用的车,“大驢尹师”即管理“驢”的职官。驛车、驛马有专职官员管理,“路室”应该也有类似专职官员管理。如果按照整理者的解释,“敷”理解为清扫干净或涂,似有不确。我们认为将“敷”看作整顿、整饬、治理更为恰当。

“敷”有整顿、整饬、治理之义,由此可以帮助我们对驹父盨铭文的理解。驹父盨铭文中“堇(谨)尸(夷)俗,遂不戢(敢)不苟(敬)畏王命”一句。“堇”字图片漫漶不清,吴镇烽(2012:453)认为是“至”字,相关语句断为“至,尸(夷)俗,遂不戢(敢)不苟(敬)畏王命”。从相关字形和语意来看,释为“至”不确,此字仍应看作“堇”。学界对此处“堇(谨)”字释读有不同意见,例如尤仁德(1982)、章宁等(2015)等认为是顺从之义。李学勤(2016:117-123)则认为:

“堇”,读为“谨”,《荀子·王制》注:“严禁也。”“俗”,通“欲”字。“遂”,意为即。

“谨夷……”一句是说严禁淮夷,要他们不敢不敬畏王命。

从上下文意来看,李先生的释读较为可信,但从相关出土文字资料来看,驹父盨铭文“堇(谨)尸(夷)俗”中的“堇(谨)”看作整顿、整饬、治理似乎较为恰当,即整顿、整饬、治理淮夷的风俗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:“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,三年而后报政周公。周公曰:‘何迟也?’伯禽曰:‘变其俗,革其礼,丧三年然后除之,故迟。’”“变其俗”,即对当地风俗的整顿、整饬、治理。

2. 可士

《治邦之道》简16-17云:

壘(举)而戾(度),以可士兴,壘(举)而不戾(度),以可士壘(崩)。

整理者注:“崩,读为‘背’。《墨子·非命上》‘守城则不崩叛’,孙诒让间诂:‘‘崩’,

当为‘倍’之假字。《尚贤中》篇云:‘守城则倍畔’,犹此下文云‘守城则崩叛’也。‘倍’与‘背’同。《逸周书·时训》篇云‘远人背叛’。‘倍’与‘崩’一声之转,古字通用。”

刘国忠(2018)说:“‘举而度’,意谓选任人才得当,则可以获得士大夫的支持;如果‘举而不度’的话,则会出现‘土崩’的后果。这里的‘崩’疑读为‘背’。《墨子·非命上》有‘守城则不崩叛’,其中的‘崩叛’即意为‘背叛’。”

我们认为两处“可士”皆可读为“奇士”。“奇”从“可”得声,“可”自然可读为“奇”。另外,出土楚简及传世文献中也多见“奇士”这一称谓。上博简《曹沫之陈》:“曹沫曰:‘三军出,君自率,必招邦之贵人及邦之奇士,御卒使兵,毋复前常……’”“奇”有特殊、稀罕、不寻常之义,包含褒义、贬义两个方面的感情色彩。“奇”表示褒义方面的感情色彩。《楚辞·九章·涉江》:“余幼好此奇服兮。”《文选·曹植·七启》:“采英、奇于仄陋。”《文选·陆机·辨亡论》:“奇玩应响而赴。”“奇”表示贬义方面的感情色彩。《周礼》:“奇服怪民不入宫。”《礼记》:“虽有奇邪而不治者。”《尚书·泰誓下》:“作奇技淫巧,以悦妇人。”

“奇士”,指非常之士,用于褒义方面,指德行或才智出众的人。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:“无岩处奇士之行,而长贫贱,好语仁义,亦足羞也。”《史记·陈丞相世家》:“项王不能信人,其所任爱,非诸项即妻之昆弟,虽有奇士不能用,平乃去楚。”当然“奇士”也可以用于贬义方面,指那些言谈、举止奇异之士,这种人不见得真的在德行或才智方面超出众人,徒有虚名而已。简文“壘(举)而戾(度),以奇士兴,壘(举)而不戾(度),以奇士崩(崩)”,可理解为如果选拔人才得当,可以凭借“奇士”兴国,如果选拔人才不得当,则可能因为那些所谓的“奇士”而导致国家坏散。“崩”有坏散之义。《吕氏春秋·慎大》:“国人大崩。”《论语·季氏将伐颛臾》:“今由与求也,相夫子,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;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。”国家在选拔人才时,对“奇士”使用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兴亡。因此,在选拔人才时不可不慎重。正因如此,简文接下来谈“古(故)兴(举)善人,必管(熟)闻(闻)其行,女(焉)观(观)其貌,女(焉)听(听)其辞。既(闻)其辞,女(焉)少(小)其(谷)其事,以程(程)其功。女(如)可,以差(佐)身相(家)”。简文大意是说要考察一个人是否有真实的能力,要闻其行、观其貌、听其辞,并加以试用。然后,根据实际能力加以委任。此简文内容大意和《论语·公冶长》“子曰:‘今吾于人也,听其言而观其行,于予与改是。’”相当。

这里的“可士”,也可以看作性行可堪之士,与传世文献中的“可人”相类。例如孔子曰:“管仲遇盗,取二人焉,上以为公臣,曰:‘其所与游,辟也,可人也。’管仲死,桓公使为之服。官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,自管仲始也,有君命焉尔也。”学界一般认为“可人也者,谓其人性行是堪可之人也,可任用之”。简文的意思是说选拔人才要根据他们的实际能力来任命,如果任命得当,就可以凭借这些性情可堪之士兴国。如果

任命不得当,也会因他们而导致国家坏散。

附记:文章在审稿过程中,匿名审稿专家指出,“斡”建议参考李家浩先生的文章,李先生读为“职”,清华简《治邦之道》“斡路室”读为“职路室”,亦可。特此致谢^①。

参考文献

- [汉]许慎(撰)[清]段玉裁(注) 1998 《说文解字注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。
- [清]阮元(校刻) 1997 《十三经注疏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[清]王先谦(撰) 2016 《荀子集解》,中华书局。
- 陈伟 1996 《包山楚简初探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。
- 丁媛 2013 《中国古代桥梁文化专题研究》,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王玉德。
- 凡国栋 2009 《上博六〈用曰〉篇校读札记》,《江汉考古》第4期。
- 霍生玉 2016 《也说“桥”与“梁”的替换》,《中国语文》第2期。
- 李学勤 2016 《兮甲盘与驹父——论西周末年周朝与淮夷的关系》,《新出青铜器研究》,人民美术出版社。
- 李学勤(主编) 2018 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》(捌),中西书局。
- 刘国忠 2018 《清华简〈治邦之道〉初探》,《文物》第9期。
- 李天虹 2012 《楚国铜器与竹简文字研究》,湖北教育出版社。
- 李家浩 2004 《战国官印考释三篇》,《出土文献研究》第6辑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宋华强 2010 《新蔡葛陵楚简初探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。
- 吴镇烽 2012 《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》第十二卷,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- 魏栋 2018 《清华简〈治邦之道〉篇补释》,《清华大学学报》第6期。
- 徐鸿修 2002 《先秦史研究》,山东大学出版社。
- 尤仁德 1982 《读金文辨(二则)》,《人文杂志》第5期。
- 虞万里 2009 《上博馆藏楚竹书〈缁衣〉综合研究》,武汉大学出版社。
- 宗福邦 陈世铨 萧海波(主编) 2003 《故训汇纂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章宁 晁福林 2015 《从“谨俗”到“顺上”——论先秦时期王权主义对民俗观念的改造》,《民俗研究》第3期。

(责任编辑:张程昊)

^① 关于释读“职”的问题,可以参看李家浩(2004:12-23)。